



xiaohongmacongshu

李建 著

梦幻情人

梦幻情人

menghuanqingren

李建 著

大众文艺出版社

大众文艺出版社



李建 著

梦幻情人

menghuanqingren



大眾文藝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幻情人/李建著.

—北京:大众文艺出版社,2002.8

ISBN 7-80171-213-7

I. 梦…

II. 李…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2)第 036268 号

梦 幻 情 人

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华北石油廊坊华星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1.875 字数 285 千字 插页 2

2002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02 年 9 月河北第 1 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ISBN 7-80171-213-7/1·144

定价:18.00 元

版权所有,翻版必究。

大众文艺出版社发行部 电话:84040746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甲 1 号 邮编:100007

目 录

1	梦幻情人
282	纯蓝色的夜街
348	女医生和她的男病人

林
幻
梦

情人



梦
幻
情
人

“银河座之梦”开发部招聘启事

本开发部为全世界数一数二、至少也是数三数四的“银河座”跨国集团公司强大非凡的对外开发部门，是得到国内外所有著名财团支持、在世界各地全方位开展业务活动的大型独立经营机构。为适应本集团公司迅猛发展、一发不可收拾的电脑业务的需要，本部特向社会各界公开招聘部分高级管理人员。

一、高级经理一名。

要求：

- 1、女，29岁以下。
- 2、容貌端正，举止大方，长袖善舞，工于交际。如

为神态迷人、善解人意,并在必要时愿为本公司利益献身者,则优先考虑。

3、有长途旅行和车辆指挥的经验,有与党政、工商、交通、公安、司法、法院、检察、税务、卫生、保安、监察、五四三办公室、计生委、爱卫会及部委以下、村组以上单位交往的丰富经历;

待遇:

月薪不低于两千元。奖金视工作能力与献身精神而定。

二、技术部经理一名。

要求:

1、具有心理学或精神病学博士学位,同时具有计算机专业学士以上学位,有广博的实践经验和国家级成就;

2、埋头苦干,不问待遇,不打听主管人员具体收入及收入方式;

3、专心于自己的业务,没有人事交往经验,书生气十足,但又时时处处坚决服从领导,绝对没脾气;

4、一身正气,两袖清风,当不能得到自己应得的经济待遇时,大义凛然,拂袖而去,慨然放弃,决不追究;

5、目光如炬,身体健康,不生病,工作能上能下,能够独挡一面甚至几面,不为名不为利,只要组织纪律,不要组织照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待遇:

月薪 200 元。奖金从略。

三、秘书兼会计一名。

要求：

- 1、女性,23 岁以下,未婚;
- 2、容貌秀丽,气质高雅,性格开放,能够时刻准确地领会领导意图,予以亲密配合,并随时准备迅速采取行动,任何时候都保证不死心眼儿,绝对地服从领导;
- 3、会写汉字及 26 个英文字母;
- 4、能从 1 数到 10。

待遇：

月薪不低于 1999 元,奖金视与领导配合的效果而随时决定。

四、司机兼总务一名。

要求：

- 1、男性,30 岁以下,身体好;
- 2、有长途驾驶的经验,能连续开车 24 小时以上,不要求别人替换,不要求奖金,而且乐此不疲;
- 3、品质好,不贪污不受贿,不多吃多占,不偷奸耍滑,不斤斤计较,不打听领导个人的私生活,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全心全意为公司利益服务。

待遇：

月薪 800 元,奖金视工作情况而定。

有意者可将本人简历一份、二寸免冠照片两张及报名费 20 元寄至银河座大酒店 3303 室(女士请寄彩色三点式泳装照,越大越好,数量不限),恕不接待来访



(女士除外)。

面试时间个别通知。

“梦幻之旅”开发部总裁(兼副总裁)张练摊



一转过弯来陈漠就看见了那座耀眼的大厦。那是一座圆柱形的现代建筑,通体银光,高耸入云。建筑顶端是六个同样银光闪闪的巨型大字:银河座大酒店。陈漠拿出面试通知又仔细地看了一遍:看来就是这里了。从名称上看,它很可能是银河座跨国公司的一部分。

他走进大厦,来到 3303 室,轻轻敲了敲门。

开门的是一个 40 多岁的方脸男人,穿一身浅灰色运动服,看上去很健壮。

他递上那张面试通知。

“我叫陈漠,是来参加面试的。这是张练摊总裁寄给我的通知。”

“噢,请进吧。”那人看了看那张通知,转身走了进去,“坐吧。”

对陈漠的到来他并不是特别热情。陈漠坐下时,身体没有向后靠。

“您就是张先生吧?”

“我叫张标。张练摊违法乱纪,道德败坏,而且有受贿和流氓行为,已经被公司开除了。我是接替他的。”

怎么会是这样,陈漠心里一动,不知道那张面试通知还有没

有效？那可关系着他的工作问题。从基地出来已经 50 天了，他差不多到了弹尽粮绝的地步，这份工作对他实在太重要了。

“那招聘广告的事……”他礼貌地没有把话说完。

“那个广告没有征求上面的意见，从根本上违背了公司的基本精神，所以只能代表他自己的想法。当然，这个项目还是要进行的，这几个人也还是要招聘的，但是条件会有所不同。”张标迅速地看了他一眼，“你是参加哪一项面试的？”

陈漠把面试通知递过去。

“技术部经理。”

“哦，”张标看看他笑了笑，“实际上，所谓技术部我们现在只准备设一个人。叫技术部也可以吧。”

“当不当经理我是无所谓，”陈漠连忙表示，“只是希望能和我学的专业对口。”

张标不笑了，看了看他。这是一种打算认真办事的神情。

“你有学位吗？”

“计算机专业硕士，心理学和精神病学双博士。都是在国内学的。”

“你做学生做得很不错嘛。”张标显得有些意外，并且似乎来了兴趣。“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没工作。”

“没工作？”他的眼睛一下抬了起来，目光中充满了怀疑，“一直没工作吗？”

“原来在一个科研基地工作。在那里负责一个比较小的实验室。因为比较单调，所以想出来走一走，多见见世面。我是最近才出来的，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

“那个基地叫什么名字？”

“这是绝对保密的。”



“那它归什么地方领导?”

“这个,”陈漠为难地笑了笑,“这个恐怕我也不能说。我只能说那是一个科研基地。”

张标转开脸去,故意不去看他。

“我们这个工作也是很保密的,也是属于高科技的,而且不是一般的高科技。你什么都不说,我们怎么能信任你呢?”

陈漠不慌不忙地拿出了他的学位证书递了过去。

“如果这个还不足为凭的话,你们可以请人来考考我。不过在我的专业领域里,我本人就是一流的专家。”

也许是觉得他说得太自信了,故意要打打他的气焰,张标接过证书,看也没看一眼,随手放到了一边。

“我说的不只是技术方面,我们必须了解你的经历。我们要聘请的技术人员是要整天接触最新技术装备的,所以在各个方面都必须是最可靠的。”

“我的经历全写在上次的表格上了。”

“我们当然愿意相信你自己说的,但我们还要看你的档案。这是我们的组织程序。”张标抬起眼睛盯着他问道,“我们可以在什么地方看到你的档案吗?”

陈漠犹豫了一下。

“恐怕不行。这不是我所能决定的。”

张标在烟碟中磨着烟灰,然后又轻轻地捻灭了。好一会儿他才抬起眼睛:

“不行,我们没有办法信任你。除非你有什么别的办法让我们了解你。有什么办法吗?”他看着他的眼睛问。

陈漠和他对视了片刻,轻轻地低下了眼睛。他有点失望,看来这里是不行了。又一次捆住手脚的失败,又是一段失望的旅程。也许你有资格做种子选手,但就因为你不属于任何一队,

就因为你没有人人都有的号衣,于是就根本没有人发给你入场券。……就这么完了吗?就这么甘心了吗?就这么放弃了?……也许应该再摸一摸他们的底。如果他们根本就不需要你这样的人,那怎么说也是白费;但如果是他们非常需要而又一时找不到同样水准的人呢?机会是永远存在的。

“不客气地说,在我们这个专业里,像我这样水准的人并不多。”他一丝笑容也没有地看着张标,面色十分平静,既不炫耀,也不强求,“在我们基地里工作的,全是第一流的科技人才。如果真想招聘的话,我相信,在你们现在可能找到的人中,我是最好的。不过你们确实没有办法了解我的过去,也确实没有办法看到有关我这几年工作经历的资料。当然,如果只是从事简单工作,那我和一个三流的心理医生没有多大区别,甚至在经验上可能还不如他们。事实上,包括你们公司在内,社会上百分之八九十九点九的事情都根本用不上第一流的科技人才……”

“不,”张标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我们所要的正是第一流的人才。问题是他必须证明他是可靠的,因为这里涉及很多科技情报和别的问题,涉及到极大的经济利益。你能证明你自己的是可靠的吗?”

“不行。我拿不出什么证据来。如果你们需要我,那你们就只能冒点儿险。”

张标盯着陈漠的眼睛,一言不发。过了一会儿他忽然笑了起来。

“你很直率,”他说,“这样好。不过……”他停顿了一下,眼珠一动,忽然转开了话题:“你懂得什么是神经元计算机吗?”

陈漠一惊:“你们有神经元计算机?!”那意味着极大容量的图形和连续画面的处理。

张标不动声色,但眼睛里还是悄然掠过了一丝不快的阴影。

他又重问了一遍：“你懂这个吗？”

“懂原理和操作，”陈漠老实地答道，“维修只会换简单的集成件。不过关键是软件，你们的软件我不一定见过。”

张标看了看他，没有任何表示。一会儿，他站了起来。陈漠知道，面试结束了，于是也只好站了起来。

“我们谈得还不错。”张标说，有点疲倦似的，“有消息我们会通知你。”

只要看看张标的神态陈漠就明白，他不用再抱任何希望了。但是，一个星期以后，陈漠意外地接到了录用通知书。



雾很浓，深深的夜色中，一切都被大雾笼罩了起来，房屋、街道、汽车，全都一片模糊，在闪烁不停的霓虹灯照耀下，越是细看，越是不像一个真实的世界。

陈漠给自己的茶杯添满开水，离开窗口，重又坐回到沙发上。张标正一脸审慎地看着他。

“那么待遇的事我们就这么说定了吧？”张标小心地向他说道。

陈漠点了点头。

“好，就这样吧。工作的事呢？我都干什么？”

“工作的事先不急……”张标想了一下，又看定他，“不过我得先说清楚，你的聘期只有一个月。”

“为什么？临时工？”

“这个项目只需要这么长时间。”

“一个月以后呢？就完了吗？”他不解地问。

“完了。就交给别的公司了。”

“我们到底是干什么？”

“吃饭的时候我会跟大家一起说。”

陈漠看着他想了一下，仍然不太放心：

“你能多少说一点儿吗？我希望开始工作之前，至少能让我心里有个底。”

张标看了他一会儿，慢慢点燃了一支烟。

灰白色的烟雾无声地飘了起来。

“我们要把一件东西从北 A 运到南 C 去。就是这么一件事。”

“一个神经元计算机？”他猜测说。

“包括一个神经元计算机。”他不紧不慢地说，“但那不是最核心的东西。”

这么高技术的设备还不是最核心的东西，他们到底要干什么呢？

“那最核心的是什么？”

“一个梦。”

“梦？”他不解地皱起了眉头，“什么梦？”

张标平静地看看他：

“就是一个梦。”

谁的梦？凡人之梦？伟人之梦？好人之梦？恶人之梦？男人之梦？女人之梦？人类之梦？地球村之梦？银河系之梦？……梦与梦的差别太大了。

“送到那儿以后怎么办？”他又问。

“自然会有人来接。”

“然后呢？他们拿这个梦去干什么用？”



“那就是他们的事了。我们只管运过去。”张标仍然是不予回答的回答。

陈漠看了他一会儿，下决心般地说道：

“我还是希望知道得具体一点儿。我不能糊里糊涂地就去做一件这么重要的事。我至少要知道这件事的内容和价值。过去我从来都是这样的。”

“那不可能，”张标看了他一眼，慢条斯理地说道，“很多事情人们根本就不可能知道它的真正意义和价值。所谓知道，其实不过是自欺欺人。希特勒大谈和平，却利用和平发动了战争；美国制造了杀人如麻的原子弹，但原子弹却为结束二次大战起了重要作用。一切事情都有两个方面，很多东西都是双刃剑。武器可以杀人也可以救人，如果我们是制造商，那么我们只能根据订单的利润来做决定，至于它被拿去做什么，那是我们无法控制的。任何事情都有一个极其漫长的过程，而我们只可能参与其中很小的一段。我们充其量也只能保证在我们参与的这一段里不违反我们自己的行为准则。就是这一点其实也不过是出于自私的目的，是为了使我们自己问心无愧，而在本质上仍然是自欺欺人的。”

“这只是一方面，只是从某一个角度来看好像是如此，好像一切都是相对的……”陈漠微笑着争辩说。这种看法他早已不是第一次听到了。

“不是某一个角度，是客观的角度。世界是一个大系统，而我们具体的生存环境只是一个小系统。每个系统外面都有一个更大的系统，以至无穷。一件事也许在小系统里看是对的，但在大系统里看可能就是错的；但在更大的系统里看可能又是对的。这样的话，我们怎么能够判断自己所作所为的对错是非呢？”张标看着陈漠停了一停，见他笑而不答便又说了下去，“所以我们



只能管我们自己的事,只能尽可能地保证我们自己做的事在我们现在的环境下看不是错的。至于更多的事,我们最好还是不要去管它,自然会有人对它负责的。你说对不对呢?”

陈漠微微一笑:

“你只说了客观的一面,而没有说主观的一面……”

“主观也是一种客观。”

“但同时,客观也是一种主观。对吗?”

张标有点犹豫,但想了一下还是承认了:

“倒是也可以说得通。”

“而且你只说了无限的一面,没有说有限的一面。”

张标想了想,但这一次他没有说话。陈漠不愿再说什么,顺势转开了话题。

“不过这些我们都可以以后再讨论,我现在只想知道我们到底运送一个什么样的梦,它将被送给谁,他们用它来干什么。我要求了解这些的意思也就是你刚才所说的,只想对我参与的这一小段工作负责。”

张标看着地面沉吟了一下。

“如果你这样说的话……”

他低下头思索了起来。

这有什么好想的呢?陈漠有点儿不明白了。这里真有什么不可告人的东西吗?

这时,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

“你等一下。”张标说着,像是解脱了似的站了起来,然后把门打开。

门口是一个30岁左右的女子,穿着一身浅灰色的短衣长裤,看上去很利落。

“吃饭去吧,张老板?”声音显得很平静,不亲近也不冷淡。



“噢，你进来一下。”

张标把那个女子引到了陈漠面前，陈漠急忙站了起来。

女子看着他，露出了一点审视的微笑。

“这是陈漠，咱们的技术部经理。”

“你好，”她伸出手来松松地让他握了一下，“一直听说你要来。以后主要就是咱们几个人合作了，好多事都要请你关照呢。”

“你太客气了。”陈漠赶忙说。他还不大习惯这样的应酬。在基地里，有什么事说什么事，没有人说客气话。

“这是我请的主管经理姚绯，很能干的，以后这一摊子事都由她管，我只是看一看，另外两边办一办交接。”

“一起去吃饭吧？”她说。

陈漠没有马上回答，却不由自主地回头看了看窗外，外面，雾好像更大了。

吃过饭又来了两位新同事，一个是女秘书杨丽，顶多20岁，挺会穿衣服，也挺会笑；另一个是司机于山，40多岁，身体十分的好，看上去，人好像很稳重。陈漠对他们的印象都还不错。

人已经到齐了，他们一起来到张标的房间签下了最后的合同。

紧张而无声的半小时终于过去，一切手续都办完了，这时张标才郑重其事地打开抽屉上的暗锁，拿出了一枚印章和一叠支票来。大家看了，各自坐下。

张标把东西放在了桌子上。

“大家都签了合同，以后的事就全都拜托诸位了。我也跟着大家一起去，但具体事情由各位、特别是姚绯小姐来处理，我概不过问。请大家多多费心。”

“多多费心”，陈漠心里冷冷一笑。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要他



来是干什么，在这上面倒是已经叫他费了不少心了。

“我们要做的事就是把一个梦从北 A 运到南 C。”张标继续说下去，“至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梦，它是谁的梦，怎么设计的，运过去干什么，这些对我们都不重要。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是，把它平安地运到那里。现在这个梦已经被做成计算机程序装进了神经元计算机里，但要运送它仍然很不容易。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在运行时会不断把非本质的梦境删除，这样就必须不断地把许多的新梦补充进去，否则它很快就会枯竭。所以，第一，沿途我们要想方设法收集到足够多的梦；第二，要通过分析、选择和编辑，然后把它变成计算机语言补充到现在的梦里去。第一步的工作由姚绯小姐负责组织，大家一起来干，第二步就主要靠陈先生一个人了。”他向陈漠点了一下头，陈漠沉思不语。他又说了下去，“现在我就把印章交给姚绯小姐，从现在起一直到运到交货为止，一切都由她负责，各位奖金的多少也就看她的经营和利润了。”

说着，张标将桌上的支票和印章推向了姚绯的一侧。姚绯微微一笑，全都接了过来，并且很快地数了一下。

“还有车钥匙。”她很干脆地说道，然后看着张标。

张标面无表情地拿出了一把车钥匙，她伸手把钥匙拿了过去，很快地看了一眼。

“我们说好的是两辆车，怎么只有一个车钥匙？”

“这个我和上面商量过了。总的费用已经按照你的要求加了，这里面已经考虑到了你需要再租一辆车的预算。”

姚绯又将支票看了一遍。

“是这样……”她喃喃地说，算了一会儿终于下定决心，自言自语似的说道，“行吧，这样也够了。”

“这你可要算好，”司机于山向她提醒说，“租一辆车跑长途